清河集

清河集卷五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莊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大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

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眞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十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於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於廟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傴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爲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卽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絶中表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於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葬於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

有三年處州卒别葬於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溫州處州三路總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柟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瑋早世璀珖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賁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於袁氏處州葬之於夫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柟生七日先夫人没先夫人没由柟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

遠或可以蓋桷不夭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
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爲子可謂無憾
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鄭誰其高閎奕世相臣柘臣女孫來
嫁於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閥右閥聯芳對峙維處
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遵被服閑閒其儀肅
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
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嫩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
褓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
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
堅畢世昭宣　文類五十二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嘗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
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

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㤾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問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illegible]祖[illegible]叔[illegible]蘭[illegible]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

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於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
其風靈蓮花之聲配其德徵猗嗟後生於考於評仰止
斯銘千載而鳴 文類五十五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咺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於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果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句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艮曰矼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

畢曰諱林曰榮曰瑩曰嵤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巒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迺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貴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巨娶李氏生子曰賢狃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緌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怙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或允娶孫氏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於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

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於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益懼夫族大日遠昧於鏡考而涸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超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文類五十六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嚴嚴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

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眞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郎王王生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番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營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

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駔貸母錢子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侔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頁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卒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璽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蠢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開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懼王威明糾聚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

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
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
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
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
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
恐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
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
窺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邊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
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
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
麗世子倎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
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
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
即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

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闕而就縛爲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子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愼勿輕鬭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俟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

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頁八椿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也悉殺此曹徒攜衆心因其怖死釋罪藉力乃送二人於京師餘皆縱去面諭八椿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荅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於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盛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荅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

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令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

子希憲誤蒙奬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
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
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
法會魏國堯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
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
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
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
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
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堯力請終制
上不聽强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
曰其留希憲決之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
相嘆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既同殆將

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
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
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挾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
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
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
已厭矣自相卿等朕無此厭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皐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顔今
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
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
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
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粤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
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
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

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何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遽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强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

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為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合馬譏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
行省鎮遼瀋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
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棄述天命朕心不忘
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託爾遼瀋戶不數萬政以諸王
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
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
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
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且
日持牒告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
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
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
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

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譏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

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若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署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闕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弭逃止虐掩骼埋胔毉挐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效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問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豁嚴耄俔入與王對瀉滷水於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且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聚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首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恩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為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盜鄉諸城籍編民言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奉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同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

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岦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溼熱奈希憲疾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愉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贈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於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饍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愈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賁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

醫曰俟痊復王對曰醫特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由句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

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蟻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閣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於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於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

者無不嗟傷咸曰艮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恆陽王仍諡文正兩夫人加封恆陽王夫人皇上既御宸極宣

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勳天
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恆陽王
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
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名言
然勳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
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大君世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世祖如
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上惟恆陽王帝命肅將如雲
龍從膏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盛侯奏功效
艮手援墊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
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毋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
曰相公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霫安化齊魯
嗟痌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
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

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魏乎元宰退
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
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閼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
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
畢世永歎尙在肖息鏡攷蹟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
名成紀奕葉襲祉帝曆萬年裔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
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
之肆其齊而

文類六十五

清河集卷五

清河集卷六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奎佩少監恭恭由宿衞百官天子嘉之侍臣奏曰恭恭之父易不刺金宮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左丞曾大父札馬剌罕官至大名路達魯花赤□□□□官□□□□□□□□□□□贈推忠協公佐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惠左丞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懿達魯花赤贈順飭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安順母阿木剌□祖母兀魯阿迷失蒙古乃蠻氏完顏氏幷封魏國夫人曾祖母□□□□氏封魏□夫人□□□□恭恭之三世加脩謚墓神道當有石刻請下詞臣 下有闕文 曰忠

懿碑可命元明善爲之文臣謹按忠懿公小字剌罕阿
西域□□□人也爲其國望下有闕文太祖皇帝佩之
金虎符爲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者夏言
□□也惠愛在民丁未歲□□葬焉夫人卒於戊申歲
安順公三子公居其次中統□年□□爲大名路達魯
花赤至元四年改□□路總管府事階朝請大夫九年
改□知太原路總管府□十年遷少中大夫佩□□襄
陽路總管□達魯花赤□□□元□□□年遷嘉議大
夫資慶路達魯花赤十五年遷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
使十六年改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年改福建道宣慰
使二十四年改河東□西□宣慰使二十五年□□□
□□道宣慰使廿七年遷四川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不
赴二十九年遷資善大夫江西行中書左丞大德改元
改湖廣行中書省左丞進階資□未任以疾薨實是年

口口也子口口口護柩葬襄陽城西萬山之原從民懷
也春秋五十有九公娶乃蠻氏口口五年卒再娶完顏
氏大名宦族至元十四年口三娶口晃口口曰趙氏口
氏口口口口口忠惠公完顏夫人出也次曰烏馬兒朝
口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曰口班口西行臺監察
御史口一女子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赤口口公機
警疏明有口口才在大名口口渠漲魏人苦之疏水道
嚴隄防口口人受其利在襄陽五年口口新附禁戢兵
士通商撫農口饑濟口民口口口在寶慶口羌周龍兵
起口口口口殃不及民討占城討交趾口口口皆嘗供
億軍興立而集事凡所臨蒞咸有能稱當口口為名臣
云忠惠公為侍郎為憲口口官宰相口為賢口口口議
大口者必口口口忠懿公可稱有子者矣少監甫出二
十而孤尚賢樂善禔身正立成其父之不逮其所至止

盍未可量臣奉敕爲之銘銘曰
漢通西域才不漢用元帝萬國寸才是送不挾詩書亦
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麻)以長維忠
懿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
從秉我公忠濟之和同而無聲儀安爾髦章官五十年
十有四遷一日其賢罔或怨言反葬吉兆襄陽之墺豐
碑揭豎對峴之前耆舊追□靡不涕漣猗羊叔子千古
比肩忠惠又相大業端亮伊國之毗伊民之望苑其□
歸善人□喪司封□敕三世道飾詞臣奉詔爾文與耀
十祀其閒由有肖孫 拓本 碑在襄陽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從蒙城又從
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鉏耜氣
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

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於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擒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焴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僇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

趙秀王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
達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
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傳等百
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七十八艘十
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符俄
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
䚟為都帥東陽賊張九強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祜公進
斬賊將千擒張九和尚忙古䚟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
州破敵陽等賊砦十戰賊福成砦屬萬人公留鎮閩宋
故將黃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
都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尚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大將
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祖臂奮刃死
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救金

虎符僉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
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
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
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
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
五破砦斬𣠄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弔眼
聚衆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弔眼隘險公
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弔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
明日弔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弔眼釋兵面語弔眼下
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擧下弔眼及擒賊二十四
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
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
年改宣慰浙西道建㽞賊黃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
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

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壓半日華敗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敕副雲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毋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爲尚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於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鷂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棄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詹老鷂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遂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耳一碎爾民能擒

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雖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鈎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還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瓜哇黠我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胄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瓜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澗王士罕畢闍耶舉國降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

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慶瓜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虜葛郎王夾子燒其宮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闍邪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闍邪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罪也大德二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成宗御服還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自至大元年至是凡廿年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令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訃聞詔若

日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敕命臣明善爲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提孤軍爲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男數人斯又何邪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發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劉金滅夏世祖一統乃

屋宋社維此宋嗣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劒愕眙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强不破無堅不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羣盜驪跳執戈炰烋首鼠林莽乘暗發鶻朝析千黟羣集萬呶豈棲巖巢夜出民騷凡二十年有伐斯蓉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罪驅進王師雨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追厥罪魁汝賞彼答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勳在宗稷藉於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完路寢而德不爲天寶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物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制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世頌外何可紀歟　文類六十五

棠城合讚府君神道碑

槀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
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
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
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
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
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
復以君嗣令賓佩黃金符藎蹈前蹟益厲清儉乃求政
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剟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
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
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黌舍
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
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
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追今
槀城人或譏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邪君諱文直字彥

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爾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廝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逆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眞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煊赫已獨恂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於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藁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

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眞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鈞劍昔者君之哀聞於忠獻忠獻方留鎭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於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己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閈閎赫赫父舅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非鑑而明匪冰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舅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嘅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嘅彼學天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斯高鶱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違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渝攸載 文類六十五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

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眞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邪傳者妄邪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閒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於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於明善烏乎審矣忍銘子亡友邪是良友可不與銘邪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眞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於二

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毋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直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子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於朝君對曰得毋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令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敕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畧曰臣陛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册方册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

中書頒制子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帑者實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曰賓曰宏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鑑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邪果人天孰疏親哲而其縝莊而謙謙敦本以廉不求忌嫉翼翼予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蹔存者奚哀遊者奚慽鬱乎藪澤萃乎巒峯違諸不利惟吉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

題詩文類卷六十五

追封隴西郡伯李公墓碑

皇帝臨天下第六年遂放封贈之制朝列大夫知無錫州事李謙品歷從四璽書贈其考彬朝列大夫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妣尚氏妻郭氏劉氏並封隴西郡君戴恩襲慶不口口口將刻其事於石走余門求有以文之其事曰郡伯廣平曲周人農隱四世令著許州長社戶版當金季兵口挾其武勇將口功名於弓劒間走隸大將岳珍戲下岳珍從天興主出奔郡伯實執干戈在行金滅從岳珍入宋既二年天旗南指岳珍率德安人十許萬來歸元帥第功以郡伯爲許城郡尉常從取光州戰疾力受上賞河南經略使口其能使督口盜賊淮壖人慺其風烈久之請老長社至元二年二月十有五日卒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越二旬葬長社口北口原郡君口之沈邱人尚處士女溫

有婦德後六年二月廿有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四祔於
郡伯之藏子男謙也女嫁口川稅使口蔚謙字口甫再
取婦孫男三人師德師仁劉氏所生師道庶也曾孫男
一人曾孫女四人口甫讀書向成都將引爲從事史歷
口口襄城口城汝陽掾皆以能制劇稱湖南道宣慰司
辟爲令史使督軍興餉征交趾軍丞相順德王時行中
書省湖廣才口召爲口奏入敕授承事郎長壽令兩歲
淫其田大築隄防改崇陽令建社壇於口口亭上農千
口十有七推其輸與下農輓上農而口口口口塘百九
十有九改公安令三縣儒學醫學大興通祀修舉民服
其教趨約束如子姓口公安吳汝權兄弟廿年不一好
語口口口時時造縣庭化汝權爲義門改同知崑山州
事築田圍六百卅有六所治有遺惠利賴不小斬害雖
在身不恤也遷今官口口口致仕師德用父任將仕佐

郎杭州路行用庫使嗚呼李氏曰盍起盍有以也口銘

曰

嗟二郡伯生屬多艱奄國其艱踸踔荊蠻天厥在元挾

眾來遷蠢生犀甲手𣪍黃間貞幹不㞊巖立猶山才也

天難胡靳王官口受歸口口口大年既有令子以受帝

祉夫婦錫爵輝華萮里弗榮於生乃賁於死天道易諶

彰善之侈謙甫是似屈身府史三尹劇縣倅州益理口

我口口口先食肫二尚仁不示傲色天錫多男家慶

方湛會弁巖二士林具瞻郡伯德潛其昆之漸勒辭孔

嚴讀者口厥　拓本　碑在許州

參政商文定公墓碑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

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　東平嚴武惠公

統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

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
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
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
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爲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
大興學校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
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后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
作之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塡撫中夏得專征誅聞
公有經濟略左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
不名間倍燕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餽米
萬石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
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
不鄉從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
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
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

責印楮幣頒祿稍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秦民乃安
誅一大猾羣吏咸慴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
副之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
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爲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
公曰它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
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
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說載直與之他輸亦如期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酗酒
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懾乃濟之以恩懷人至
今稱道其善　已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荊鄂
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
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
　憲宗崩于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
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

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及追及言之世祖大寤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斬之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咸會開平阿里不哥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后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領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　阿里不哥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選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恃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已下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鬨鞏昌汪帥兵號

勁果其弟艮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艮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八椿爲將公戒之曰公師未練之卒出膺勍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而續出方略以摧之慎弗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八椿違戒而衄敵兵拒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甘州汪艮臣將兵來會咸聽諸侯王合丹號令合丹陳於北八椿陳於南艮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藍荅兒渾都海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廉公爲右丞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乃來歸附將論誅之公盡釋之閫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紐鄰閫帥楊大淵青居山帥欽察也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於朝上召公便

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遝至卿豈有所挈邪亦驕而志隳邪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賈學士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合馬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大保劉公等奏燕王爲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

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干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 十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爲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西事以委卿公進十策于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晒於六盤辭連公及子瓛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晉有皇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 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胥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葢有以也

淸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張君旣護其母太君之柩歸成武遣其子大都護右掾晉告其友御史中丞王公毅曰茲卜吉今年三月將葬先公於法得樹石紀世紀石必篤於文者足傳永遠而元翰林我友也尚圖之中丞偕晉持事狀來以請明善於中丞於運使而不得謝不能謹槩其狀曰公諱成世爲濟陰之虞城人考諱平嘗仕金爲大河埽軍長河決害兩壖民有防塞功民甚頌之金滅北徙豐徙雲內徙隆興徙奉聖徙懷來數年圖歸虞城三遷至成武依母黨遂爲邑人春秋六十有四卒歲甲寅之五月十有七日也妣孟夫人嚴毅有家範教子下必於孝言立於一門而化逮於族婣夫婦南北遷徙備嘗艱苦及軍長卒旣殯語子林曰而張氏世□□□大義里必葬而父於是林歸求大義里不可復

葬西得地待賓里乃克葬使林居虞城後林卒人曰哀必傷其母孟夫人哭之曰而死天也吾天乎奚怨吾哭爾如何奚益遂不哭春秋九十有三卒辛巳臘月廿三日也合葬待賓之墓二子長郎林次郎公公琪茂尚質不出一妄語其應世也不諂貴人不狎邇子口怨唯恭少老一致劬躬敏勤日以饒羨或窘不能自濟輒輸所有濟之貸母錢者或子與母等審不能償郎舉券於火嗜德徇義以訖於終疾病戒諸子曰虞城先塋兄之息實克守玆成武也業自父母手剏吾食其閒以生脫死吾魂魄亦不忍它而葬我於是卒於乙未二月廿有二日春秋六十有七後十有口年為至大四年用子恩制贈中憲大夫中書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夫人魚臺趙氏婦德婦工口與公宜封清河郡太君甲寅正月四日卒於京師春秋八十有三合葬成武之小厉里

侍乙卯之三月甲子也葬禮始具公男子四人長曰孜郎運使亦敏政敬運使由江浙行省都事入爲戶部主事中書省左司都事遷員外郎叅議樞密院事戶部侍郎出使兩淮聲重廉畏有制劇才奕奕大用而爲太君衰三年維祭事得白云女子一人適孟氏男孫十人震泰晉升恆益復煥頤鼎女孫十三人皆適令族乃爲銘

銘曰

維昔之微　我道不口　維今之暉　世德不違

彼務高騫　以延時妍　突而飛天　墜而沈淵

顧安於田　我後爾先　爾我之譙　我亦汝憐

于嗟乎公　孰謂不口　口爵于公　生榮則同

孰克有子　誕受帝祉　旣溥旣將　駿惠益彰

高閎揚揚　邑口口光　言邁房里　里有公墳

瘗德永存　存則道尊　蕭蕭白楊　亦有楸松

翁仲是守　百祀其從　胡□平詩　慰子孝思

肅詔來者　式是法辭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三月　拓本　石在成武

清河集卷七

漢番君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隅今益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更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達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

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眞人曰此眞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眞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縶君駒番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粱倉有絲枲飽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文類二十

華陽道院碑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

人德士樓身孤貧練行精純志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
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
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
而傳之大德七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入都
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殪於雨羽者有鶩蔽空而至啄
食之食而復吐吐而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
禱而雨淮南人大駭說爭持金帛拜而禱之卻之不退
送者塡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
至於雨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實
邇方隆不當有餓民耳所酧金帛苟囊裝之是幸功也
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
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 甯 宮之東仰挹飆輪俯瞰金蘭
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靈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者
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

於翼室壁甚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元教嗣師吳眞人醮祀江南始於句曲君出迓京口眞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暑雨方淫詰朝當抵元符宮雨淖或沾亦惟神羞君曰敢敬諾翼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眞人還朝爲余縷言王君如右因爲求銘華陽余聞王君倜而直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災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制授養素通眞明教眞人夫句曲之爲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絕迹駐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

辭曰

句曲嵯峨窈岭峃神仙所宅閟雲扃霓旌羽蓋摶紫清

倏忽遐逝何杳冥通眞眞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
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昆侖庭蠲災弭變翼世平
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
瑣都琳館若此營大招眞侶捫幽靈爰清爰靜無勞形
無搖爾精可長生下觀塵壒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
匪陰無歸竊日星有欲總之視此銘 茅山志

槀城董氏家傳

國朝龍興薊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矣若眞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是也後史太尉有勳王室爲諸氏冠槀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牒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徽生昔昔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傳自龍虎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棘槀城令樹的募兵兵

射上中者拔爲將領衆莫能弓獨公能挽强一發破的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爲大帥而公奮所歸遂爲大元人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眞定以撼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衆夜入眞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威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獻捷於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稾城公謁大帥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升稾城縣爲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據眞定以叛我之郡縣大氐皆爲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間戰者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币年無所利秋來採我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

潛出兵掩擊之仙敗去久之公復夜入眞定仙走死內
史帥之弟天澤是爲史太尉壬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
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城入夜薄我於水
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
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於廟非病不可力
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
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
時以侍其軸先生爲賓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
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屢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
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
望爲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爲夷險少移臨
陳勇氣襲衆立矢石閒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爇馬
援爲人曰馬革裹尸吾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
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脫危犬馬不如

竟死國事戊子開朝行在所諸帥獻戶口率增數要利
吏請如衆公曰民貲少而數多需求無厭必重斂足承
是我獨利而民日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
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
不坐深冀閒妖人扇惑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
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永安節度使劉成叛
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
予其家才者官之衆果去成降沃州民砦天臺爲賊既
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俘之豈仁者
不爲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爲奴既全其家歸
悉縱爲民鄰境人有被掠貲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
弘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爲之用大小百戰輒克爲
政寬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召其丈人懽與之語惜不敏
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

令念之流溺嘗蒙全活者無不額手嗚齒云薨時年四
十八子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帥諸弟事兄忠獻甚得弟
道終武衛親軍千戶曰文用歷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爲
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曰文直槀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總管府事曰文
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世祖皇
帝二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讜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
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微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
其名無不愛重之累官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
卿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曰
文義蚤世忠獻公諱文炳字彥明龍虎公長子也龍虎
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
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
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槀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

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游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鬻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已足責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寬其戶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民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棄城富完至今外縣民或衒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譖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剋民規利即棄官去世祖皇帝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

皇帝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
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
徒行顚頓蹢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
達曾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世祖軍世祖
亟命文忠解尚廏五馬載糗精來迓既至世祖壯其忠
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秋
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
上命公取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
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守者
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
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
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
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衝鼓櫂疾趨士叫呼畢
奮鋒交公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飄船報捷世

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
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卽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
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
束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
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會立侍衛親軍
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卽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劇賊善用
兵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衄公曰窮寇可
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
卽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旣降衆亂
遂禽璮璮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
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
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艮乖陛下
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

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瑄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闕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瑄故將吏立之庭曰瑄狂賊詿誤若曹瑄誅死若曹爲王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至元三年上懲李瑄潛竊方鎮之權以公代史氏兩萬戸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戸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先是埊要害盡諸壘備列栅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啟士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

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須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鎭兵仰給內郡餽餉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行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懈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搗宋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脅公拔矢投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郛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創子士選請代

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瘡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擲斬貴將以戈貫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羅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旣勞於羊羅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州眞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眞揚兵致死於我眞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致一息脫吾與士選不

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脅於勢不能來既復為宋公予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眾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欲拒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

請將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遊騎數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覲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館且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遼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錄與芮家貝籍所致貴人直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

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廩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斯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踰嶺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寍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十四年北圉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

方已平臣無所效請事北圍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蹴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没匿甚細人皆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捍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裕宗在儲宮公求見敕曰黄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既見慰諭懇至且曰上嘗多卿公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

相公官爲左丞嘗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彖不徇則致譏譏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遂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尙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

區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
喪葬藁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平章政事謚曰忠獻敕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
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
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
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
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然上嘗誡
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
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葛事敗有詔董文炳
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素愛士選有父風即拜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召入卧內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
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
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
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

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大議其廟謨廷論逸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款受之以改及喪公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為萬石君奮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濟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

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愼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愼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侍衞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七創而卒士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宮寵信無比裕宗崩終明威將軍前衞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爲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斯澤百世孰非人子者 文類七十

節婦馬氏傳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强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獸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烜爗也馬氏亦足稱哉 文類七十

張涫傳

張涫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涫早孤學軋箏

卽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為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
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涫覓新聲四坐為傾然非其意不
可召也名在上所為管句為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
宴涫必在一宴一家貧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
宸判官降玉宸院為儀鳳司進涫階中順遷儀鳳少卿
詔造軋箏伍柱龍鑿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
賜涫加嘉議為卿甚悅涫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
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涫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
體而豫焉涫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
顧知音者謂鹿鞠軋箏以來未必有涫之手自足名世
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涫也涫乎其亦
殊遇哉　文類七十
至大四年辛亥還朝燕居環樞堂作內觀像贊

儼然服儒遐矣宗聃陽輝喬林霜潔重潭淨兮春溫愀兮秋嚴爽爾嚴厓中自隅廉斯則畫史筆所形似淵然其存我善摹擬寓跡高玄道裕孝忠惟直惟誠克溥而公恬于世用器也何宏將齊天放材也何英緬懷古人若李長源吁嗟若臣終慙綺園 鐵網珊瑚卷四

檜像贊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爲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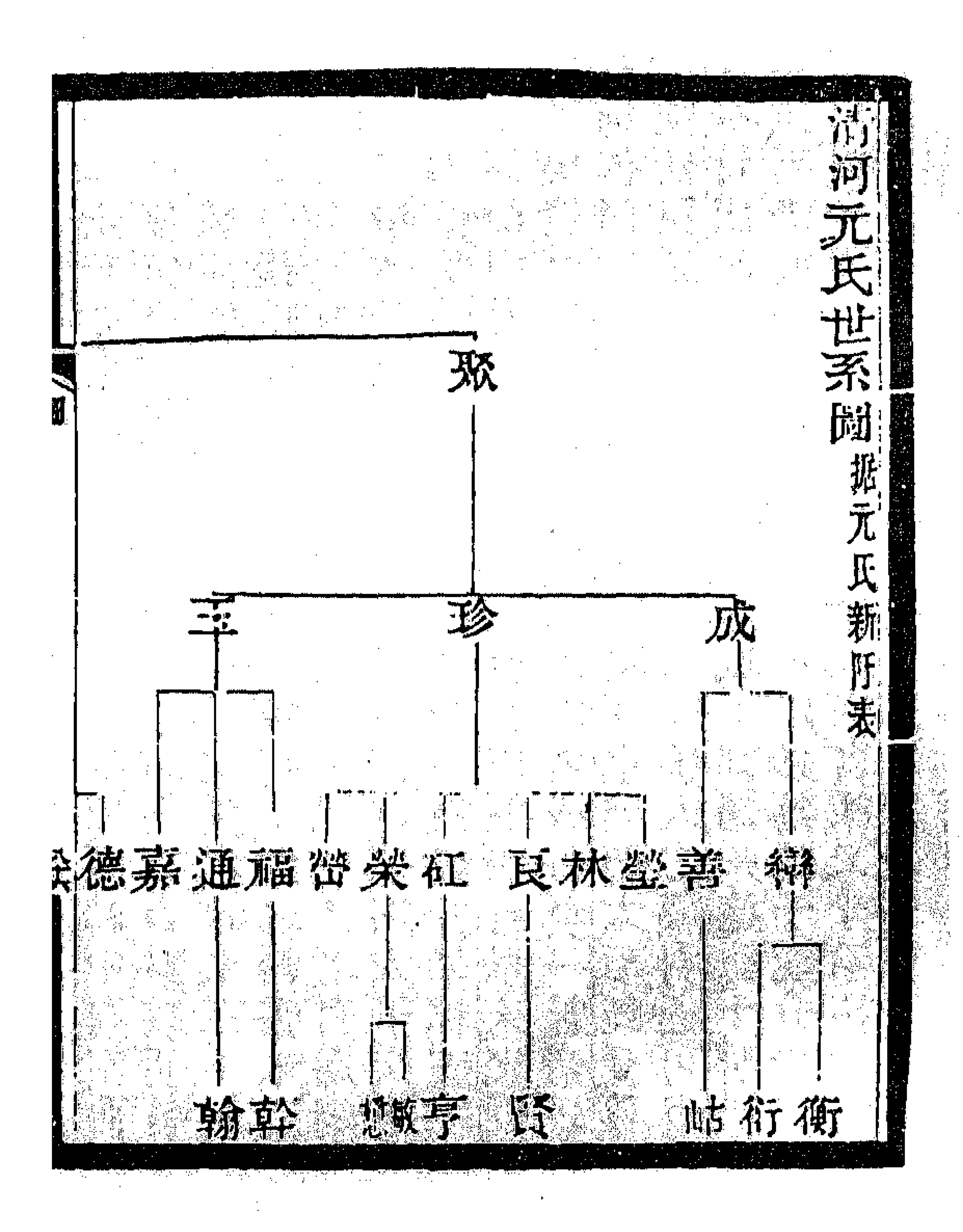
體則微理則全槩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爲形所寓爲斂之嘗觀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闕里文獻考三十八

宛陵集跋

梅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愈信歐陽公爲知人 明本附錄

清河集卷七

清河元氏世系圖 據元氏新阡表



典

泉 湧

信 瑛 進 淼 瓊 貢

粥 淼 義 發 羨 珪 爍業 顯 川 羨 裕 留

起 嶠 峻 秀 璠 振 揚 蒙 晦

清河文集跋

右清河集七卷元元明善撰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元史本傳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淸稱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進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斂乎其實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文集五十卷明文淵閣絳雲樓兩書目尚有其書南雷文定例言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復初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是南雷尚見全集不知佚於何時馬伯庸撰神道碑云其文賦五篇詩一百六十三篇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志一百三十分五十卷今掇拾叢殘存詩十四篇詔制六篇碑志銘表十六篇序三篇記六

篇傳三篇雜著五篇分七卷詩存十分之一文存十分之二並錄吳文正公序元史列傳張雲莊馬伯庸兩神道碑以益之明宋廷佐輯還山遺稿收入　四庫今雖吉光片羽而先生華實並茂之風尚可見其大概山左金石志有堂邑縣尹張君去思碑焦氏先塋碑二通未得拓本以俟異日光緒乙未三月江陰繆荃孫跋時寓江夏高觀山麓之蛣巢

附錄

元史列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盖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辟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升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識綫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八一日將佐自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

邵遂安升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省參政明善行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朱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又升翰林侍講

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子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升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進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

矣明善創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
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
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謚文
敏元公神道碑銘　張養浩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相與同官者八臺則
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懽
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潛
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后轉侍講
余又以直學代君在禮闈尙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
同賓幕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
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八聯武臺閣且三十年
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茲亦
交游中一大異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

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朝廷爲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爲失望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竁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卽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淸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邪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爲銘則冥冥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

每一抔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拔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畢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髯岸幘亹亹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聞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貧甚將給之使謂此爲流民非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之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

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庵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常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嚴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蠭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

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於善者在今爲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也卒之明年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某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尚幼一女早嬰攣疾贅某人君由省參議出參湖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講學士最其揚歷惟居翰苑爲最久然以散局常觖爲不足則其平昔銳於兼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屬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累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紝以居賓客僚隷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攬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留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

閩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稾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

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卽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升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

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
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
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
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
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
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
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
也旣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
定間得請於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
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
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
郡夫人考諱賁將仕佐郎同管句蘆瀝鹽場贈中奉大
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

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鑽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時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尠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蚤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顕震聾瞽聵力不克丕聳天衢名[illegible][illegible]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乃碩天藻揆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玄宅

文類六十七